

晚清时期几首关于台湾的诗

周 庸

美丽富饶的台湾是祖国的宝岛。腐败的清王朝割让台湾，曾经引起人民的冲天怒火。当时的一些爱国诗人有不少诗篇反映这一史实。这些诗人是黄遵宪、陈玉树、倪在田、丘逢甲等。其中黄遵宪知道的人比较多。他的《台湾行》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和反抗（这首诗载于《人境庐诗草笺注》1957年版第245—247页）。这首诗一开始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，是中华民族子孙开拓的，诗中说：“我高我曾我祖父，艾杀蓬蒿来此土”，接着描写了台湾的富饶：“糖霜茗雪千亿树，岁课金钱无万数”，诗人愤怒地问道：“天胡弃我天何怒，取我脂膏供仇虏”，然后诗人描写了人民保卫和收复台湾的誓死决心：“亡秦者谁三户楚，何况闽粤百万户，‘一声拔剑齐击柱，今日之事民为

主，有不从者手刃汝’，以及‘人人效死誓成拒，万众一心谁敢侮’。就些句子大义凛然，今日读之仍能令人起舞。

丘逢甲是台湾人，他的诗大多是表述他怀台湾之情。如《春愁》“春愁难遣加看山，往事惊心泪欲潸。四百万人同一哭，去年今日割台湾。”又如《往事》：“往事何堪说，征衫血泪斑。龙归天外雨，鼉没海中山。银烛麝诗罢，牙旗校猎还。不知成异域，夜夜梦台湾。”情深意真，一字一泪，

这几位诗人的诗见于他们的诗集《后乐堂诗集》、《枯生松斋集》、《岭云海日楼诗钞》等，有些见于清人笔记中。今日台湾将回归，就些爱国诗人地下有知，亦当含笑庆贺。

从《十日谈》的遭遇谈起

方 达

对于有冤假错案，对书也有冤假错案。卜迦丘所著《十日谈》的遭遇就是一例。卜迦丘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主要的人文主义代表之一，他的《十日谈》是一部短篇小说集，以十个青年男女讲故事的引线串联而成。说的是1384年佛罗伦萨发生大瘟疫时，有十个青年男女为躲避瘟疫而相约逃往郊外农庄，每天以讲故事消磨时间，每天每人各讲一个故事，讲了十天，共一百个故事。故事的主题大半是揭露和讽刺天主教僧侣，歌颂人们对爱情和幸福的渴望和追求。全书以讲故事的体裁写成，文章简练、生动而幽默。本来，此书是十四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代表作之一，它率先向中世纪封建主义发起

冲击，为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辟道路。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，起了革命的作用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部世界名著却曾经在中国被戴上了“黄色”的帽子。罪状何在呢？就因为它歌颂和描写男女之间的性爱。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：什么叫“黄色”？据说，“黄色”一词起源于十九世纪末，当时，有一家美国报纸，为了招徕读者，以一种黄色印版刊登低级庸俗的漫画，因而被称为黄色报纸。后来人们就把一切低级庸俗的东西，尤其是宣扬色情的东西统称为“黄色的”。那末，据此看来，《十日谈》是不是黄色的呢？绝对不是，因为它的主旨绝不是宣扬色情，而是歌颂正当的爱情，它本身流传